

戰歌叢書第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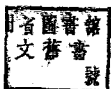
# 火 之 歌

羅鐵鷹著



同濟

救亡詩歌社出版



J  
10114  
44

## 目 錄

自序.....1

### 第一輯

筆：我磨粗了你.....2

菜油燈.....3

我們這一代.....10

腳步的歌.....13

下種.....14

### 第二輯

致沉默的女性.....16

你：火種的盜取者.....19

你回來了.....23

送別.....25

你銀髮飄飛的老太太.....27

### 第三輯

我懷念你 昆明.....29

我們要自由地活著.....	83
北方.....	42
廢墟的古城.....	47
詩歌日.....	50
雙十吟.....	53

#### 四輯

猶太人.....	57
南國的少女.....	60
拓荒者.....	62
他埋下了一粒種子.....	65
乞丐.....	66
後記.....	68

## 自序

在第一階段中，中國的詩歌，幾乎全是觀念化的，情感未經洗鍊地暴露的，說教式的詩歌；甚至是口號體語式的或粗劣的政治論文式的詩歌。可是，隨著詩歌工作者的戰鬥生活實踐的加強，與政治認識的加深，詩歌的題材漸漸地多樣地被攝取，形相地被處理；主題的多樣性也被建立起來，而脫出所謂「差不多」的泥沼了。這，幾乎可以從每一個詩歌工作者的作品中覺得出。（我自己也有着如此的一個過程。）但是，有些人以為中國目前的詩歌中的情緒被抗戰初期的詩歌中的情緒委低了。其實，並沒有低；不過，絕不是無含羞地被暴露，而是被壓縮在作品裏，成為波瀾空氣一樣的情緒了。這一個集子裏的情緒，我自己覺得還比前兩個集子中的要強烈一點；但是，由於生活的不夠充實，很少把他們容在單獨的情形中，這是一個自知而避免不掉的顯著的缺點。

在目前，多數的詩歌中，自我表現的成份是

較少了；可是在我的這個圈子中，還相當多。這並非無因，這是客觀的現實所起的必然的反映。祖國在抗戰初期時，是充滿着新生的氣象的；可是，因為抗戰進入了更複雜，更艱苦的阶段，一方面新生的氣象仍在一部份人當中發展下去，另一方面汪精衛之流，以買辦者的姿態作賣國求榮的勾當，許多企圖妥協投降，企圖分裂的，或以抗戰而發財的分子潛伏或活躍在抗戰的陣營裏。這種矛盾的現實，使我興奮樂觀，同時也使我痛心，使我憤懣。因此，在我的詩中，也就有着許多自我表現的成分了。然而，詩中的「我」，並不是與時代脫離了的「我」，而是與時代統一起來，同時主觀與客觀也是統一起來的。

都市的喧嘩，都市的血肉交流影響，給我的心靈最大的影響。我曾動聲地謳歌過都市，詛咒過都市。在「寫在原野之歌的流傳」裏，穆木天先生說我「比任何詩歌工作者都罷」在我的詩歌中「表露出都市的要素」，這不免過于褒獎；但我眼前的詩歌，成爲「具顯著的特徵的」，就是「工業的要素」，這是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到的。

可是由動盪的都市回到充滿着牧歌的充滿着土的芳香的故鄉來，我又在唱着「原野之歌」了。我的詩失去了「工業的要素」了。直到最近，我才寫了帶有這種要素的「兵工廠」等詩。（爲了作風的統一，未收入這個集子中。）我們在抗戰，同時也在建國。我既是一個工程方面的小卒，把生產建設的廣闊攝入文藝的領域中的任務，我是應當盡我的力量來負起一部份的，因此，今後我打算多作生產建設的歌，而重帶一些「工業的」。

二十九年十一月於鹿城

#### 4

Важнейшим из них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нцип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который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все люд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равными перед законом и правосудием.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ой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котором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имеет рав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воих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Принцип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такж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ч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лжно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рав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всех граждан,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ли друг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лжно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равный доступ к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ю, культуре и другим социальным благам. Кроме того, принцип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требует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блюдения принципа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размерным тяжест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ой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правосудия, в котором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получает то, что ему полагается по закону.

## 第一輯

### 筆 我磨粗了你

筆 我多年的朋友  
 如賣唱者啞咽的胡琴  
 你伴着我  
 漫涉於時間的濁流呀

我也曾用你  
 描繪過少女的笑靨  
 訴說一串謊話的古代夢  
 訴說古國人民的悲哀

那是滅細的……  
 ——那是微弱的  
 離却受難者的歌唱呀  
 今日 我磨粗了你  
 我在勾畫



●

被壓迫者咆哮的面孔  
大時代跳動的脈搏  
宣告  
這腐朽的日子  
將埋入歷史的泥沼中  
今日  
你是一把正義的劍  
劈開卜賽芬的大門  
廿八年十二月

## 菜油燈

你昏黃的  
淒涼的夜風戲弄的  
菜油燈  
我睽違已久的朋友呀  
今晚  
我又見到了你  
如一個久別鄉土的旅人  
乍然聽見了一聲鄉音

從那渺遠的昔日  
——也許是燧人鑽木的時代  
你就照著人們

你伴著  
那悲哀的老婦  
以紡車的單調的咒語  
喚來晨鷓的一聲長鳴

4

你伴著  
那遠夢的甯生  
以爽厲的  
生命的叫喊  
劃破了夜的寂靜  
眼前幻動一幅榮華的奇景

你望著  
那皮鞭  
那詭詐的面孔  
與滾沸的捧笑的聲音  
那細碎的人  
乞憐的眼脣  
那激動之影子  
頑強的生命

千萬的人們  
生命的戰場上  
生活的鐵燬一動  
綠色的甯柯

化爲一串泡影  
你作見證

一生  
一鍋青菜湯  
一碗紅米飯  
一碗馬鈴薯  
熬過一生  
你照著人們  
熬過一生……

你吞黃的菜油燈呀  
你象蘆葦  
古老的中國  
古老的中國往日的人民  
吞黃的命運

我頑強的大地之子呀  
埋葬了我底當年  
對著你菜油燈

說不盡流浪者的氣氛  
怎能忘記  
童年是一隻幸福的金鳥  
由一片彩色的雲  
飛到另一片彩色的雲

仍是沒有褪色的  
鮮紅的記憶  
水壺在屏風雷同的調子  
你結着美麗的花  
母親制止我的挑別  
說還是幸福的象徵

離開了你  
離開了帆篷扼住的農村  
驢馬籠的咆哮  
填滿我的耳膜  
我離開了  
十年青春的光陰……

十年預言的日子  
一百一十步 五十燭光  
玻璃球明光的眸子  
閃着夜的心  
吞食美孚的生命的泉水  
白熱的汽燈  
在誇耀自我的幸運  
如亞利加  
誇耀自己的黃金  
霓虹  
以妓女底妖冶的姿態  
招徠過客不安的心  
迅速的一閃  
預言  
資本主義末日的到來  
——這是夜的世界  
不安的傾軋的  
白濁地可厭的世界  
而這夜的世界  
清着火花的飛送

與翠葉的豔舞  
——我愛那翠葉的豔舞  
與怒火的眼睛

載着一腔滾沸的熱情  
踏過這坍塌的古城  
我又見到了你  
呵 你昏黃的葉  
對着昏黃的光焰  
我毫不感到疑問  
我覺得你太可愛了  
你代表着  
中國可愛的農民  
我有着熾熱的心燈  
如你用黃色的葉油  
我用自已的血液  
燃燒着我的心

呵 你 葉油燈  
爲了大地的甦生

爲了一羣可愛的孩子們  
我捨得犧牲  
請去一試  
最寶貴的光陰  
呵 曠遠已久的朋友  
你昏黃的 昏黃的  
亞細亞

廿九年八月廿八日



## 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是幸福的  
生要在進戰鬥的日子裏……

我們這一代  
不願再  
恥辱地生活下去  
讓種族的悲哀  
挖斷了生命的根  
我們  
在七月裏  
開始伸用反抗的拳臂  
要推翻亞細亞的匪徒  
黑色的鬍子  
要自由地親吻我們的土地

我們這一代  
是艱苦的呀

背負着  
新人類歷史開創的重担  
挺走在  
血色的  
世紀的河畔  
如駱駝  
負着重負  
行走在風砂的大漠裏

我們這一代  
是光榮的呀  
我們  
隨着七月駭鬥的狂流  
用我們的生命  
豎立鮮紅的真理的血碑

我們這一代  
掙脫了奴隸的枷鎖後  
將被後代的子孫  
永銘着的

如基督教徒  
銘記着耶穌的名字  
而且  
將是驕傲的  
如一隻驕傲的雲雀  
廿八年四月

## 腳步的歌

蘇

我聽得人家說  
 我的腳步是沉重的  
 果然不錯  
 我的腳步是沉重的  
 沉重的腳步  
 帶着我沉重的心呀

千

苗

苦難的  
 射得深傷的心呀  
 負荷着屈史的悲哀  
 負荷着歷史的沉重的担子  
 是沉重的

當着跨不進自由之門檻的人們  
 加糾在生活的輪下  
 我的担子是沉重的  
 我的心是沉重的  
 我的腳步是沉重的

## 下 種

我們  
一羣年青的小伙子  
鑿着  
中國遠古的農民  
就用以延長生命的  
粗笨的鋤頭  
以愉快的步式  
邁步進  
繁植的開地  
舞動鋤頭  
勞向  
紅棧色的  
吐放芳香的  
土地  
——愛麗和着  
祖先的汗珠  
祖先的血液  
祖先的希望與痛苦的

土地……  
紅褐色的土地  
頑強地  
回答以  
單調的咒語  
然而它的創傷  
逐漸加深了

深坑裏  
埋下種子  
埋下汗珠  
埋下希望  
撫摸著  
可愛的土壤  
撫摸著  
發光的鵝卵石  
我們  
兼笑地  
走了

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 第二輯

### 致沉默的女性

亞洲  
英勇的婦女  
會用她們的手  
捍衛生命  
協同男子  
毀滅了枷鎖交響的舊社會  
新人類之伊甸底建設中  
獻出自己的力量  
歡樂地笑  
歡樂地歌唱……

西班牙的新女性  
在巴拿馬那  
在托列多  
在那邊

也曾以諾安 (Jeanne d'Arc) 的英姿

襲擊

弗蘭哥

那比利牛斯山陰巒橫的野獸

送流了自己的鮮血

——澆下了自由的種子

古老的中華

幾千年了

婦女沒有生命的色澤

歲月底疆車

沉重地

載去不幸的堆積與生命的殘流

今日

這艱苦的民族解放鬥爭

將是一切被壓迫者

激盪解放的萌芽

看 多少祖國英勇的女兒

已迎拂着怒吼的風砂

已浴着炮火 硝煙



掙脫了生命的鐵錐  
你 吟歌統治着的女同胞呀  
站起來吧  
喊什麼

芭蕉夜雨

深院落花

晚空抹一臉彩霞

別再依戀

紫蘇棚下醉人的月影

紅燈綠酒狂歡的剎那

是時候了

杯筷擲去

心上輝麗色的憂鬱

與全世界戰鬥的婦女

攜起手來

引導着失去人標的婦女

走向風暴

走向戰鬥

用生命迸發一個火花

二十九年三月六日

## 你 火種的盜取者

萎縮的土地  
冰凍的土地呀  
血 粹突  
劊子手的屠刀  
沒有陽光  
沒有一次自由的歌  
枷鎖交纏在  
動盪的夜符

鐵的流  
在祖國的崇原  
數萬里 槍牙  
要沖開自由之門扉  
你曠野裏的哨戒者  
挺立在歷史之山嶺  
呼喚世紀的靈魂

你是一面鏡子

照穿舊時代腐爛的心  
反射出真理的光澤  
你 開創血路呀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你鋒利的筆尖  
猛戳  
廿世紀的暴君  
與那御用的警犬

嚼着乾草  
擠出乳漿  
你哺育着我們  
使我們  
在革命的搖籃裏  
成長

沒有唱完你的歌  
沒有滅盡敵人  
你倒下了

如夜空崩沒了一颗巨星

萬古復事

亞細亞殘暴的強盜

野獸的行爲

汪漢漢奸 托匪……

——一切民族的敗類

奧那

死亡叩不醒的

貪婪的法西斯匪徒

你 先知者

不能再

痛快地予以攻擊

但是 先知者呀

歐羅巴的匪徒

已扯起旗幟揮扎於戰旗

革命的萌芽

早堅實地長遍了大地

歷史的機碾下

他們的末日就要到臨  
日本法西斯的獸蹄  
在時代的泥沼裏  
越陷越深  
我們的鬥爭的生命  
我們的血  
預約着最後的勝利  
腐舊的中國  
阿Q的時代  
必然死去  
血育中  
新中國快要建起

你該微笑地安息  
你放蕩的竊食者  
火種的盜取者  
你活在我們的心裏

廿八年十月七日深夜

##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你大野驍勇的戰士  
穿過  
南國春三月的綠野  
回來了

你回來了  
你滿臉的臉上  
溢漾着驕傲的微笑  
粗壯的臂膀  
深紫紫  
光榮的血印

你大野驍勇的戰士  
多年生活在一起的弟兄  
在祖國受難的土地上  
光榮地倒下了  
你流著淚

24

歸來了

——回來

帶領新的戰士

再湧上戰場

用血洗滌種族的恥辱

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 送別

鴿子

正棲息在古柏枝頭  
 靜淌單調的夜歌  
 而你 南國船頭的少女呀  
 明朝  
 便要走了  
 ——如一隻出窩的乳燕  
 要劈瀟瀟風雨的遼闊的海空  
 你 明領 便要走了

死——很好  
 以戰鬥的鑰匙  
 開脫真生命的宮門  
 這窒息的有毒的空氣  
 這霧瀰縹緲的土地  
 會使生命凋萎的呀  
 這世界也不是我們的  
 我們的世界



· 是用我們的血肉開創的  
· 益滋着真情的笑的世界呀

微笑地去呀  
· 殺死小市民的傷感  
· 別讓古夢般的往事  
· 在心頭纏繞  
· 也別要回憶  
· 童時是一隻幸福的金鳥  
· 生命應該是爆烈的火花  
· 把黑暗的莽原燎透

微笑地去呀  
· 這是一個戰鬥的序曲  
· 把住生命的舵  
· 當心來襲的濁流  
· 鍊就更堅強的意志  
· 英勇地和惡勢力搏鬥  
· 廿九年五月

## 你銀髮飄飛的老太太

看銀髮飄飛的老太太  
在混濁的歲月的河流上  
那「長毛造反」的狂瀾起時  
你也洗過生命的險灘了呀  
你 艱辛地  
把生命的小舟  
划過八十餘個春天了麼

今天  
這警鐘之尖厲的嘶叫  
把你推出這古舊的城廓了  
老了——  
你老了呀  
不能再像那青春的時日  
三寸金蓮  
跨着青春底驕傲的腳步了  
你老了呀  
皺紋爬滿了枯黃的臉

顛抖的脚  
顛抖的拐杖  
在這山道上  
在人的流中  
拖走你  
顛抖的殘喘的身子  
拖走你  
沉重的恐怖壓着的心呀

呵 老太太  
這田野的風  
對你是更為肆虐了  
鞭笞 拚命地把你扯打

呵 老太太  
看 毀滅我們的敵機來了  
你那個神靈的老太太  
今日 你處生命  
預行在死亡之邊界  
而為無辜的死亡威脅了呀

## 第 三 輯

## 我懷念你 昆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我懷念你  
如一個久別故鄉的孩子  
懷念他的母親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我感謝你  
如一個災難中的  
被救者  
感謝他的恩人  
是你  
替發我  
使我

睜開眼睛  
看見了  
幸福的花園  
是在階級之壘上  
微笑的面孔後  
藏著一顆躁動的心  
生活的鐵鍊  
使人們出賣了伙伴  
使孩子背叛了雙親  
看見  
嘲笑  
是激人的技能  
睜開了眼睛  
憤火燒紅了我的臉  
——燒熱了我的全身  
我用拳頭  
吐露無盡的熱情  
——是你  
哺育著我  
使我在生命的激流中

鍊是我底意志  
鍊成一個  
爲苦難而犧牲的  
小兵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新的憧憬催促著我  
吹起一支叛逆者的軍節  
我曾離開了你  
如一個吉卜西人  
流浪到洋灘派裏  
磨去了我的一段生命  
等我回到你的懷裏  
我又在執著抗戰的號角  
爲祖國的解放  
祖國的黎明  
吹晒了淚痕  
吹乾了嘴脣  
但是呀 昆明  
如一個美麗的村姑

失去了自然的風韻  
裝扮成一個淫蕩的船人  
你漸漸失掉了  
你古樸的丰姿  
你讓  
幽篁杯灑滿你的全身  
霓虹炫耀你的生命  
銀幕上的大腿  
擒住  
滿堂觀衆的靈魂  
有人說  
你已患有癲癩症  
但是 我愛你呀  
昆明  
我愛你懷裏  
那工廠  
以鋼鐵的韻律  
奏起生產建設的歌  
把長頸伸向  
南國美麗的蒼穹

而吐出  
中國人民的憤恨  
那祖國的神鷹  
以復仇的翅膀  
劃破長空的寂靜  
我看見  
強悍誠樸的美德  
有許多個你的孩子  
還牢牢好好地保存  
時代  
換給他們新的腦筋  
受難的祖國  
給予他們工作的熱忱  
我知道  
你的心中有著火  
你的心中有著力  
你是我們的安哥拉  
——我們最後勝利的大本營  
昆明  
我愛你



我愛你這美麗的山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爲了一羣可愛的孩子們  
我又辭別了你  
停駐在這古老的麗城  
我懷念你呀 昆明

我懷念你呀  
昆明  
現在  
你已被殘暴的敵人  
狂炸得遍體傷痕  
那俊秀的螺峯（註一）  
恐已失去奇秀的面頰  
那螺峯的紫藤棚下  
——我愛過快樂的  
不能忘却的聖地  
恐已變成深坑

那如美夏的西子的翠湖  
我爽松的腳印  
熟識的老樹  
恐已不剩一點遺痕  
那吞去我底年華的  
會澤院（註二）  
——使我感謝  
而又使我卑夷的  
石砌的大堤  
已崩去了一角屋頂  
錢馬街  
我會熟識每一塊路石的  
不平的道路  
定為彈片難得寸步難行  
正義路  
淺秋夜空的銀河呀  
總失掉他的晶瑩  
那有崩毀類（註三）的委體的  
金碧路  
文輝的金碧（註四）

可還有重踏的可能

雲津市場

那藏著罪惡

藏著苦痛的

魔窟

飛去了

讓吞食淚珠的神女

解脫了生命的酷刑

大東門

為炸彈拆去了

映江樓上

定能望見

八大河（註五）中

一河血水

幽咽地流行

呵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我懷念你呀

你被慘炸的情景  
我真不敢想 不敢聽

呵  
昆明  
美麗的山城  
透寄一個驚訝給你  
我要隨着加隆的行列  
爲你雪去仇恨

二十九年十一月

(註一)螺峯：即昆明市內的圓通山，山上是圓通公園。

(註二)會澤院：是雲南大學中最大的建築物

(註三)渡飛：指上海渡飛路。(此路是因法蘭的渡飛將軍而得名。)

(註四)交輝的金碧：金碧路上有金馬碧鷄二坊，每隔五十年之中秋，日光月光照射在上面，其投影恰交於二坊的中點，稱爲金碧交輝。

(註六)八大河：是螞龍江的一部份，離大東門只有一百多米，河邊有一牛肉館，叫映江樓。

## 我們要自由地活着

我們生長  
在這土地上  
這土地  
是我們的親娘  
我們吮吸着他的乳漿

我們撒下了種子  
在這土地上  
我們看齊無際的麥浪  
飄動在春風裏  
八月  
我們收穫  
紅着臉子的高粱  
金黃的豆粒  
心裏歡喜得發癡  
我們牧着牛羊  
在油綠的草原上  
我們把馬鬃

經過山崗  
我們在森林裏  
遊起  
伐木的聲浪

我們生活着呀  
在這土地上……  
這河流  
這海灣  
這山林  
這城廓  
這田莊  
是我們的  
久遠的祖先  
就愛着他們  
爲他們流血——  
捨去了生命  
遭受了創傷

我們生活着呀

在這土地上  
流去了的歲月裏  
我們自由地  
呼吸着這土地上的空氣  
晒着這土地上的陽光  
我們自由地  
歌唱

今天 我們的土地  
被正義的叛徒  
——日本法西斯  
踐踏  
今天 我們不能  
在這土地上  
自由地呼吸  
同胞們  
被姦死  
被剝去了皮  
被油炸得屍體飛散

今天 我們用生命  
燃遍了鬥爭的烽火  
我們樂着高聲  
翻過巖岩  
我們闖進  
無人跡的深山  
我們在十二月  
寒風的抽打中  
清過  
堅冰攔鎖住的河川  
我們磨着牙齒  
嚼着誓詞  
射出復仇的彈丸  
因為我們要活呀  
我們要自由地  
活在我們的土地上

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 北方

北方  
風沙咆哮的  
堅冰凍鎖住的  
祖國的北方呀  
我擁戴的北方

北方  
迴盪着歌唱的  
涵湧着鐵流的  
統一戰線的耶路撒冷  
我憧憬的北方

你貧困與災荒  
曠曠着的北方呀  
今日 你  
英勇地回擊法西斯的魑魅  
今日 你  
像一座巨大的山

藏著無盡的金銀  
每個角落裏的人們  
負著希望  
踐踏漫長的途程  
堅決地  
挺走呀  
向著你這北方

孩子們  
競爭著  
堅苦地  
工作在你們懷抱  
英雄地  
抗擊  
殲滅那世紀的蠻牛  
孩子們  
不同的口音  
高聲地笑  
高聲地歌唱  
呼喚那死去的太陽

北方  
我這  
在南國生長起來的孩子  
是如何地渴慕你呀  
渴慕你這  
偉大的  
被開墾的處女地  
我歌頌你  
我歌頌你不滅的靈魂  
我爲了祖國的黎明  
吹起嗚咽的鐵笛  
歌唱在遼多霧的南方  
我接耐住  
火山般的熱情  
在草莽中  
學習建造堡壘  
學習建造橋樑  
北方

迅速地寄語給你  
 只要很短的燭光  
 我將堅決地  
 披掛一隊殘騎  
 ——靈魂的風暴 現實的投槍  
 而投向你的懷裏  
 在大風沙中  
 歎築地  
 建起鋼鐵的煙臺  
 歎築地  
 捲起鐮耨斧  
 不停地開闢道路  
 向著你北方的北方  
 歎築地  
 牽着槍  
 披射金色的陽光  
 穿走在你北方的草原上  
 啊 很快了呀

鑄

我要投向你的懷裏

我懂懂北方

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 劫後的古城

爲洗滌種族的仇恨  
攪起來隔捨  
我們齊走在風沙的莽原  
迎擊殘暴的敵人

戰鬥催促我們  
我們不息地挺進  
現在 到了  
颶風火掃去天靈蓋的古城

呵 這神祕的黑洞  
就是我們慰問的古城  
時間的指爪  
於萬籟的塵淵  
編織着這易感染的實昏  
這古城是更神祕而可怕了  
疑惑是一個魔鬼的洞門

古城的街  
沒有一盞燈火  
沒有一響最微弱的聲音  
除了馬蹄  
踏在這荒涼的街路上  
街路四響的  
這似磨礱的夾音  
這聲音  
也許是  
牠向我們訴說  
點斷古未有的  
悲慘的運遇  
從小踏在牠身上的人  
誰被輪碾而死  
誰被活剝了皮  
誰被挖去了心

還古城

會有過繁榮的昔日嗎  
 流浪至此的季節鳥都知悉  
 昔日城頭會有過擁擠的遊客  
 古英雄的一聲長嘯

集市的日子  
 人聲滾沸清  
 像秋夜深山裏  
 松滿的響鳴  
 那濼邊的石船板肥得清  
 他做小帆的時候  
 曾往日奔波於  
 貨物的載運

現在呀  
 全城只有十多個未死的人  
 沒有一隻牛 一隻狗 或一隻家禽  
 勢力的風  
 扯打破敗的窗門

二十八年十月



## 詩歌目

在那  
金光燦爛的  
掙脫了世紀之網羅的  
新生的冀亞西  
這一日  
綠色的劇場裏  
瀟灑狂熱的人  
大眾詩人放開喉嚨  
朗誦 歌唱  
人羣拔長了耳朵傾聽

同要召回  
死去的世紀的靈魂  
心繫着心  
自由的歌唱和革命的歌聲  
在廣州這革命的耶路撒冷  
詩人們高歌  
五月二十四日

你偉大的日子  
號召咱們站起（西水）  
歡迎你 歌頌你  
你閃耀着崇高的真理  
你像衝着中國的勝利（常雲）

時光像一顆流星滑過天頂  
鬥爭中  
血的五月又來臨  
詩歌日  
這鬥爭的搖籃中  
血育的嬰孩  
滿了週歲

沒有週歲的獻禮  
只有槍  
射死那強盜五月的  
大地的叛徒  
只有血

繼續哺育這嬰孩  
這嬰孩  
將和他的哥哥五一  
一揮茁壯的  
五一這巨人  
伸出鐵掌  
撈取那失去的太陽  
這嬰孩  
將播送滿新生的歌唱

二十八年五月

雙十吟

放月底車子  
 以鏗響的瑟音  
 駛過歷史之車轍  
 又來了  
 這中國的人民  
 用革命的披手  
 創造的  
 金色的日子呀

那靈魂為封建的牢獄  
 禁錮的。  
 日子  
 人們沒有自由的笑  
 匍匐在生活的輪下  
 透出一  
 呻吟的碧波  
 雜亂的竹馬  
 頭上揚起白髮

生命永是悲哀的琴絃

沒有渡船  
沒有橋樑  
到不得自由的彼岸  
時代的腳  
不能使牠留連  
欺騙的幌子  
終被扯破  
游蕩的鬼魂  
呈露在羣衆的面前

一個艱苦的過程  
如一個毒藥  
生命徘徊在痛苦的尖端

一年又是一年  
行走在坎坷的路上  
把黑暗留在後邊  
走向新人类的伊甸

啣結核的  
歐羅巴的國帝主義者  
燃起最後掙扎的烽烟  
法蘭西  
昔日睥睨的目光  
收斂了  
驕傲的翅子  
已被折斷  
唱著奴隸的哀歌  
輾轉在痛苦的深淵

動物學大辭典及  
尋不到的  
最無恥的  
人皮動物汪精衛  
粉墨登上寶座  
發出掩耳盜鈴的狂言

呵 又是一年……  
這金色的日子呀

則只以熱鬧的紀念  
把牠送出記憶的門檻  
如嘻笑的激流  
送走了一朵落花  
這是  
生與死的關鍵  
怎能戴走在岩邊  
正義是鮮血滋潤的荊蒿  
要用頭顱去  
迎擊勝利的明天

二十九年十月九日

## 第 四 輯

### 猶 太 人

猶太人——亞伯拉罕(Abraham)的裔裔  
沒有了祖國……

種族的悲哀

噬咬著心

背負著行囊

吹起洪明的蘆笛

踽行於萊茵河的兩岸

驕傲的亞利安民族

投以變異的眼光

在俾士麥黑色的版圖上

萊比錫 柏林 漢堡

猶太人

被焚毀了商店 教堂 家屋

被踐在地上



猶太人  
沒有祖傳

希特拉高唱  
猶太人  
是下賤的罪惡的人種；  
天生的破壞者  
血管中含着破壞的毒素

猶太人  
像祖先摩西(Moses)出走埃及  
被逐出於德意志的領土  
猶太人有着先知者呢  
愛因斯坦  
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上  
昂然豎起革命的旗幟  
耶穌基督  
偉大的愛真正義的殉難者  
卡爾  
新世界的普羅米修斯

猶太人的血液中  
是充滿着破滅的血球  
他們破壞腐惡的現實  
剝開真理的核心……

猶太人  
種族恥辱與仇恨  
催促他們  
奮成鉄的洪流  
沖出新約迦南(Canaan)——奶與蜜的土地  
沖去心上鉛色的種族的悲哀  
定下流浪的腳步  
賽所羅門(Solomon)光榮的時代  
競賽  
自由地  
歌唱在金色的陽光裏……

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 南國的少女

生長在  
多霧的窒息的氛圍裏  
她是憂鬱的  
她是急驟的  
她也冷酷地笑  
那冷酷的笑  
是電火般的熱情  
凝結成的

她 生長在南國的少女  
伸開長臂的青松與怒吼的山洪  
付與她  
倔強的性格  
她沒有幽情  
沒有幽綠色的古代夢  
她那  
時代的烈焰驚魂的心  
有著一支悲哀而雄壯的心曲

因為  
熱愛大地  
熱愛藍色的天空  
熱愛不幸的人們呀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 拓荒者

荒蕪的山原  
可愛的處女地上  
停下了長征的脚步  
作一羣渺小的拓荒者

年青的拓荒者  
怎麼不去血紅的土地上  
種一束血紅的花呢  
人們投以輕蔑的眼光了  
人們說他們是瘋狂的傻瓜  
以撈起青筋的手臂  
舞動鋤頭  
劈向頑強的土地

拓荒者  
沒有唱嘆  
臉上泛起苦笑  
滾沸的熱情

讓眼頭向土地訴說  
他們的汗珠  
他們的希望  
一點一點滴進土壤裏

處女地呀  
沒有污染的  
芳香的土地  
拓荒者  
更覺其可愛而偉大了  
更殷望信仰之實質了

布穀鳥叫了  
拓荒者  
撒下了種子  
撒下了自己的血……

看見  
土壤裏伸出嫩綠的芽  
拓荒者勝利地微笑了

祖憂虫豸的噬食  
他們守護着

時光 流呀  
等一天  
人們食着菜子  
問  
誰種的肥  
拓荒者  
早已默默地  
奔向奴隸燃起的火中  
將自己焚化了

二十九年九月

## 他埋下一粒種子

他抱齋  
炸彈炸飛腸肚的  
血淋淋的獨子  
悲哀地走上後山

亂葬崗上  
以常用的鋤頭挖一個坑  
眼淚像黃梅時節疏懶的益溜  
一點一點滴進

他埋下了他的獨子——一粒復仇的種子  
長嘯一聲  
舉起粗大的拳頭  
對蒼青天發誓

二十九年一月



## 乞 丐

乞丐

未嘗偷食禁菓

跨不進樂園的門檻

躺在路邊

以哽咽的聲學的音波

投向

寒冷爬行的夜空

訴說生命的滯哀

守望著黎明

路燈

以睥睨的眸子

監視著他們

與自來水龍頭上的冰條

更是冷了

夜風如一個

法蘭西爛醉的水兵

跌落在他們的身上

但——

東方已拉起銀灰色的幕幔了

乞丐是敏感的

生活的輪子

碾碎了 他們底悲哀與期待的觸角

他們知道

血紅的朝陽

要滾起來了

太陽是溫暖的

他們期待着呀

他們的生命角色深

是為飢餓而嚴寒剝竊去了……………

他們將在

深刻皺紋的

黃暈的脸上

泛起天真的笑

以拋射飢餓之光芒的顯睛

望着東方

走向紅色的朝陽……………

## 後 記

前年四月初已和崇文印書館接洽好印遺書，但就在王雲兄打算替我把乾付印的那天，（四月八日）崇文便被炸毀，要三四月後才能復業。我只好等着。

八月間，我流浪的腳步又踏到雲嶺的香塚上了。在那遙遠的雲山的土地上，我收到王雲兄的信，說「崇文雖已復業，但要再過三月才能印書」。我又只好等着。

去年三月初回到第二故鄉昆明，那時蕭克兄也在昆明。他與牧丁替茶原出版社編「梅星詩集」，要我給他一部詩稿，我便將這集子原選定的稿子給他。但直到現在，何時可出版，仍是遙遙無期，於是我便決定仍在昆明出作自己編的孤本的叢書。

這集子內的稿子與茶原出版社的已大有不同。原來編入的詩稿已抽出幾篇，而將三年前寄給江西東嶽文藝社的久無音信的「解放交響曲」中的稿子加入五篇，（本月接東嶽文藝社的編輯校

夢萍由江西來信，說最近定可出版。我向「上」  
「新詩：主刊！讓性是事實吧！」原來的序文  
也因時間隔得太久，最前面的三段已被我刪去。

現在，看着這已印好的序文與長短不齊的  
一行一行的詩，真使我有無限的感想！

兩年來，忙碌的生活將我造成了一個詩壇的  
化外人。我與許多詩歌工作的朋友斷絕了通訊；  
我原來的多寫一點生產建設方面的作品的計劃漸  
漸成了空話！前年下半年的收穫便只是一集不顧  
詞世而準備給虫鼠批判的「靈幟上的歌唱」；去  
年初賺寫了六萬多字的詩論「新高實主義的詩歌」，  
可是直到現在我竟一首詩都沒有寫。我也不  
知道我要沉默到何時，但可以告訴讀者的是我不  
相信我的歌聲就從此休止了。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羅鐵應著譯集：

1. 原野之歌（詩集） 呂岫 定價貳角
2. 解放交響曲（詩集） 戚已出 定價陸圓
3. 火之歌（即本書） 定價拾圓
4. 戰爭的影像（譯詩集） 印刷中
5. 新寫實主義的詩歌（詩論集） 籌印中
6. 燃燒的世界（譯詩集） 整理中
7. 文四個驃馬主任（通俗詩集） 編輯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國幣拾圓

經售處：昆明華僑書店（總經售）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者：救亡詩歌社

著者：羅鐵鷹

一九四三年五世紀念日出版

44